

李競華文江共

# 放解

·劇話幕五·

作創體集等洪丁



版出庄書華南中

長江之藝華

放解

•劇話幕五•

瑜	馬	戈	陳	洪	丁
剛	果	胡		華	白
鳴	一	張	子	草	荒
			地		
			作	創	體
				集	
			•	理	整
				洪	丁

中南人民書局出版

# 放解

·劇話幕五·

編輯者

華中文化藝術聯合會籌委會

作者

丁白洪  
華地胡陳  
草果陳戈  
子子馬  
地子張  
胡子瑜

執筆者

丁洪

出版者

中南書局

發行者

中南書局

•一九五〇年二月初版•

0001—5,000(漢)

# 長江文藝叢書出版例言

一、本叢書定名爲『長江文藝叢書』，以編選反映中南區人民（包括部隊）的生活與鬥爭之較好作品，兼選此處所能搜集到的反映其他各地的較好作品及有指導意義之文藝理論批評文字。

二、所謂『較好』作品，僅係就各時期中南區所出現的文藝作品之一般水平而言。編選標準應隨着中南區文藝運動的開展而變動，採選原則應以每篇作品政治性與藝術性結合、內容與形式統一的程度決定，並特別重視被廣大羣衆歡迎并具有較大意義之作品。

三、作品的體裁包括戲劇、通訊報告、小說、詩歌、說書詞、以及其他各種形式之文藝創作及文藝理論批評文字。

四、本叢書歡迎投稿，并希各地文藝團體、文藝工作者及廣大讀者推薦合乎本叢書標準之作品，惟已出單行本之作品，本叢書即不再行編選。

# 『解放』首次演出劇照

時　　間——一九四九年三月

地　　點——首都北京

演出團體——第四野戰軍政治部文工團

(即四野宣傳隊)

## 時間・地點・人物表

時間：一九四八年九月底，東北人民解放軍偉大的秋季攻勢開始的時候。

地點：東北瀋陽段上某縣城郊。

人物：班長：解放軍某部二班班長。

副班長

劉勇——戰鬥組長，三十多歲。

小侯——青年戰士。

白智山——被解放過來的戰士。

申成保——鶴鄉民參軍的戰士。

何德全——戰士。

戰士甲、乙、丙、丁、戊。

連長

排長

通信員

李金山——重機槍射手。

重機槍戰士甲、乙、丙、丁。

蔣軍連長

舊軍士盔甲、乙、丙。

龍得成——弓車軍械官，射手，上等兵，三十二歲。  
軍傳令兵甲、乙、丙。

王區長——即王老大。

王保長——即王老二。

區丁——身著便衣，手提盒子槍的人。

保丁

劉之漢——劉勇的父親，五十八歲。

劉平福——劉勇的母親，五十六歲。

媳婦——劉勇的妻子。

小姪——劉勇的女兒，十二歲。

張大娘——張得成的母親。

張得功——張得成的弟弟。

炳榮——張得成的鄰人。

擦架隊員甲、乙。

者——姓若干人，男女老少共有一

第一幕

執筆者

丁 洪



# 第一幕

執筆者 丁 洪

(在蹲佑某縣城的北關的一家煎餅鋪門前。這是北關幾十戶人家中靠城最近的一家，距離城牆僅一百多米。台上有邊是房子的一角。房前簷下搭有一間涼棚，棚下有一張石桌和幾張磚石砌成的椅子；所有這些都是很破舊的。右邊那根撐涼棚的柱子上，懸有一個木頭幌子，上寫『山東劉記大煎餅』。房左有一堵土牆伸延出去，再左，是農城的一面，有一大堆土。這時，鄉天亮不久。場上靜無一人。門和窗都糊着。漸漸，台右由遠而近傳來鑼磬和人聲——)

保丁：(邊敲邊喊上、沒精打彩地)修工事啦！到時候啦！保長的命令：娘兒們也去啊！(敲鑼，敲完又喊，喊完又敲……，走到門前)老掌櫃，修工事啦，快去啊！(敲鑼喊叫，折身從右邊下)

(老百姓持破舊鐵傢具自右至左穿場而過。他們的衣服均破爛不堪，精神也十分不振。大約走過去三五個人之後，男甲與男乙上)

男甲：唉，這要修到什麼時候才算完呢？

男乙：誰知道？

男甲：鍋裏連顆米粒都沒有了，可怎整？

男乙：走吧，誰家都一樣！(推男甲下場)

(老頭、婦女上)

婦女：(半自語地)還簡直比滿洲國還發噃，娘兒們也抓起勞工來了！

老頭：世道變了！(說完，駛着背就要走了)

婦女：(低聲地)張大叔，聽說八路軍打來了！

老頭：興許是哩？亮天前過隊伍，中央軍都跑進城裏去啦！

婦女：(指台右)街北頭的營道都給截斷了！

老頭：要打仗了！

婦女：(扭着台左，低聲地)要能把這幫中央熊都打走就好了！

老頭：嘿，嗯，去吧！

(二人下場。劉老漢持鐵鏟開門出)

老：(劉老漢稱稱)大媳婦，快呀！待會兒保長又要來催啦！

媳：(媳婦稱稱，在屋內應聲)來了，我拿煎餅。

老：算了吧！快走吧！

(媳婦與劉老婆先後上。媳婦持鐵鏟，正在包頭巾)

婆：(劉老婆稱稱)不拿上晌午吃啥？

老：回來吃！

婆：人家不讓呀！(對媳婦)你拿去！

(媳婦進屋去)

老：誰不讓也得回來！又不是十里八里，就在家門口，還不興放人家回來吃飯！

(保長催促着兩三個老百姓自右邊上)

保：快走，快走，修工兵去！娘，全兒個可細加把勁啊！

(老百姓不滿意地下)

老：(看見媳婦持面餅上，即欲下)  
保：(對劉老漢)喂，你們這裡賸些啥？都他媽成老大爺了，不請你們就是不動彈！  
老：(不滿地，正對着保長)不就去了！(對媳)走！

(氣沖沖地下，媳婦跟下)

保：(楞了一下，接着跟了過去)

保長，這工事要多會兒才完得了？

婆：唉，再不完工，可要餓死人啦！(折身欲進屋去)

保：喂，你家的軍糧多會兒交哇？

婆：保長，我家吃的都沒了，哪能交得起軍糧！

保：這是國軍的命令：交得割也得交，交不起也得交！

婆：保長，我家的境況您是知道的。自打康德五年，我兒子劉勇給抓了勞工，就一直沒回來，一家老小就靠着這個煎餅糊口日子。前有好些天也沒做買賣，您叫我瞞瞞交軍糧啊？  
保：(厭煩地)得了，得了！你們就知道哭窮！你兒子劉勇，他自己不回來，我能替他瞞？給你說，這是國軍的命令！

保長，求您在國軍跟前給我們說一說，再緩個三五天！

婆：別嚇唬，我還忙活着哩！(向右邊走去，欲下)  
(追上去)保長——

保：

(回過身來)幹什麼？

婆：

(嚇得向後退，無語)

保：

(再進一步)別他媽窮叨叨！今兒要不把軍糧給我交齊呀，哼，有你們好看的！滾開！

婆：

(無奈地)唉！(進屋，關門)

保：

(打了一個哈欠)啊——，他媽拉個巴子！一大清早就把你忙乎得夠嗆！(欲下)

(保丁匆匆上)

保丁：保長，保長！王區長打王家車來了，正找你哩！

保：

我大爺來了，在哪兒？

保丁：

(指台右)在街北頭。那兒的電道截上了鹿柴、鐵絲網，擋住他的大車過不來，叫你給他派幾個人搬東西！

保：

哎呀！這時候上哪兒派去，都他媽修工事去了？

保丁：保長，快去吧！王區長還在那邊等着呢！

保：

走！你跟我到各家去搜搜，總還能搜出幾個！(下)

保丁：(跟下)

(後台左面響起了歌聲，——這是被迫去修工事的老百姓的抑鬱和痛苦的呻吟——)

驅狗，驅狗！……

修工事喲，爲誰幹喲？

從早修到晚，驅狗，

整天不得閒，驅狗，

骨頭架子都萎散了，

還要挨皮鞭！

嚇嚇，嚇嚇！……

(在歌聲中，蔣軍班長從台左上)

蔣班：(環視四週後，對台左，大聲地)把槍架在這兒來！

(張得成及士兵甲、乙、丙扛一挺美式重機槍及彈藥箱上，即將機槍架在土堆上，槍口對着台左)

蔣班：剛才連長親自囁咐過了，這兩天風聲緊，八路軍快打來了；工事得趕着點修；要有那搗亂的，不用客氣，就開隊伙！(發現士兵們都是似聽非聽的；大聲地)你們都聽見了沒有？

衆：(均立正)聽見了！

蔣班：張得成！

張：(張得成簡稱)有！

蔣班：把槍好好檢查一下，別他媽到時候又打不叫了！

張：你放心，班長！你說我這挺槍除時候不是擦得滑滑溜溜的？那一回打仗發生過故障？它的哪一點毛病我沒摸透？

蔣班：(讚許地)好！我走了，我上排是哪兒去？喲。(指人和物)這可都交給你了！

張：是！

蔣班：(擺弄了一下衣帽，便得意洋洋地唱着軍歌從台右下)

甲：(士兵甲簡稱)哎，老李，你說咱們班長可真是上排長那兒去啦？

乙：怎麼樣？

甲：哼，我說呀，這小子八成又是上那個寡婦家泡去了！

乙：

嗚，真有兩手啊！望鄉台上摘牡丹，一至死還要貪花！

丙：

（打了一個哈欠）好，他走了！咱們也好好舒坦舒坦！（又打哈欠，又伸懶腰）

乙：

（並不認真地）怎麼？剛吃過飯，你該睡覺來了？

丙：

（自嘲地）我這玩藝，嘿嘿，不知啥時候，啥地方，說來說去，還很重！（邊說邊走向牀

根，準備睡覺）

甲：

八路都快打仗了！也不犯愁？

丙：

愁啥？來了幹嘛！（哈欠）啊——（走向門邊，背靠牆根，打起睏來）

乙：

（發現台右有人打房東西走來）喂！站住！站住！

區丁：

（區丁押着張得功及三四個老弱婦孺打、燒皮箱等物上，難見有人叫，即止步）

張：

放下來，看一看！

區丁：

是，是！（對打東西的）都放下，叫老總們看看！

功：

（張得功稱呼）啊，大哥！

張：

得功，你！我給媽捎回去的兩塊鈔洋和像片收好了沒有？  
收到了。昨兒晚上，國軍打王家庄撤城的時候，把兩塊鈔洋給搶去了。

功：

給咱們自己人搶走了？

張：

嗯。大哥，你哪來的鈔洋？

張：

我，我存下的。他媽拉個皮！

（台右出現了王區長的聲音：『走啊！都站在這兒幹什麼？』隨着聲音，王區長持手杖上場了）

區子：（急趨王區長面前，暗指張得成）

區：

（王區長簡稱）喲，張得成！

張：

（舉目，無語）

區：

（圓滑地笑）呵……！得成兄弟，這兩年還混得不賴吧？

張：

（仍然無語）

（走近張得成）好好好！這回把八路打垮了，我給你們營長說一聲，提拔提拔你，給你弄個官兒當當！嘿嘿……！你看，從前你爹給我抗活，後來你又給我抗，如今你老二又在我家吃勞金，這真可以說是有緣哪；加以你又當上了國軍，那咱們不是成了一家人啦！哈……！

張：

咱們抗大活、當大兵的哪配？

區：

啊……！（楞住了，但立刻假笑起來）嘿……！一家人，一家人！國軍跟我就是一家人！這國軍打仗就好比我王老大自己打仗！你看，昨兒晚上，國軍剛打王家屯撤到城裏，我馬上就跟來了；這還不是一家人是什麼？哈……！晚，日後你回到王家屯，你家要缺少點啥啊嘛的，只管向我開口，我王老大沒有不幫忙的。娘，記住啊，匣了家別忘了來看我！

張：

（忿恨而低沉地）放心吧，你王區長的『恩典』，我姓張的一輩子也忘不了！

區：

（老羞成怒）你幹什麼？不識抬舉的東西！（對區子）走！（走向台右，大聲地）老二，老二！

區丁：

走，快走！（催促衆人扛東西）

功：

大哥，你抽功夫家去一趟吧，媽很想看看你！

區：

走，快走！

區丁：（推張得功一把）快走！（押着衆人下）

保：（上）做什麼，大哥？

保：我先進城去了，（指台右）那口皮箱趕快找人給我送來！

區：我正找着哩！大哥，實在沒有人呀，都去修工事了！老二，到了這節骨眼，就不能再那麼迂迂磨磨的了，非實行壓力派不解！誰要是敢搞亂就抓誰開刀！

區：是，大哥！

（命令地）去吧！

（王保長從台右下）

區：

張：

乙：

甲：

乙：

甲：

張：

甲：

張：

甲：

張：

他媽的個皮！好事數不了他，壞事少不了他，都叫他給做絕了！

（向左邊走去，到張得成面前，停住了）哼，總有一天你會回到王家屯的！（急下）

（恨極，切齒地）我操你媽！我回家找你，我回家要宰了你！（餘怒未息）我操你媽！

（對甲）嘴，好大火氣！（指張）怎麼，官都不想當啦？

（制止地）噓——你知道啥？那就是老張的兩代大仇人！

（不以爲然地走開了）

（對張）嘩，老張，這就是你給我說的那個王老大？

嘿！

你就是叫他給抓來的？

唔，就是這個老王八蛋！

看樣兒就不是個好傢伙！

他媽的個皮！好事數不了他，壞事少不了他，都叫他給做絕了！